

# 爷爷

(郑璨，13岁，出生在加拿大，从小在佳华学校学习，曾获首届佳华杯作文比赛三等奖。)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就特别怕死，可不是怕我自己死，而是怕我身边的人一个个去世。但是，他们真的会死，对我来说还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。

我还记得小时候曾经想过：“我的爷爷奶奶是不会死的。”我从小是奶奶带的，爷爷又对我特别好，所以我和他们很亲：我是在说我妈妈的爸爸妈妈，从小我就叫他们爷爷奶奶。

我还能记得小时候，爷爷经常带着我和我的表哥表弟玩，但是我对我爷爷印象最深的是2000年。那年，爷爷奶奶来加拿大玩，这是爷爷第一次来加拿大。他对这里的生活方式、文化和语言都很感兴趣，尤其是语言。他没事的时候就学读、写和说英文。每天早上，我去上学的时候，他都会说一句“Come home early”。我记得爷爷发“r”的音经常不准，老发成“l”，怎么纠正都纠正不了，也不知为什么。爷爷特别喜欢去魁北克城和Niagra on the lake（一个小城镇）。也许是因为那两个地方很安静，或许是因为那儿有文化、有特色。每次看见爷爷高兴，我也觉得很兴奋。

不幸的是，爷爷很喜欢抽烟。那个时候他就经常说脖子不舒服。谁知，爷爷回国后一年，突然从中国来了一个电话，说爷爷得了喉癌。当时我很天真，一听说爷爷要动手术，以为不很严重，一切都会没事的。

可是动完手术后，爷爷就再也不能开口说话了。为了把肿瘤切掉，医生把喉也拿掉了。我爷爷是一个很爱说话的人，所以对他来说，他牺牲了很多。还好，医生说一切都顺利，肿瘤没有转移。那年夏天，一放假我就赶回中国了。看到爷爷那么瘦，头发少了那么多，觉得心

里好难过。每次他要说话，我们都无法听懂，他只好在纸上写下来。喉没了，爷爷也不能用嘴巴或者鼻子呼吸，只靠脖子那儿一个管帮助他呼吸。每次出门还得用纱布把管口盖住，以便挡住灰尘。虽然爷爷的变化让我心里很难受，但知道他能活下去，心里也就宽慰了许多。大家都抱着爷爷能早日康复的希望。第二年夏天，我们又回中国去看爷爷了。

去年十月左右，中国又来了一个电话：肿瘤转移，而且又移到脖子那儿。我不懂为什么医生们就都没发现！此后，爷爷每一个星期都去做什么检查，接受什么治疗。但是医生都不敢动手术，说太险了，连北京最有名的医生都说不可能。那些医生真令我们失望。常常是明明不可能，又说有希望，等我们付了钱之后，又告诉我们没办法。钱没了，也就算了，可也不应该玩弄我们的希望啊！

爷爷的身体越来越虚弱，所以他住了院。十一月中旬，爷爷已经快不行了。妈妈飞快地赶回了中国。我本来想跟她去，可是我得上学。妈妈到了的第三天，爷爷就去世了，好像是在等我妈一样。他终于最后一次见到了他的四个女儿。

那天晚上，爸爸告诉了我这个消息。一开始，好像没听进去似的，或者是不敢相信，然后就觉得心口很痛，眼泪开始掉了下来。这时候我才真正体会了什么是失去亲人的悲哀。

一直到现在，我都没有好好坐下来回忆我的爷爷。每当想起爷爷就会使我伤心。有时候，我觉得还有一半不相信他不在了，我也不敢想象走进一个没有爷爷的昆明会怎么样。

爷爷走了，他不用再受苦了。奶奶说得对。我想，重要的是老人活着的时候，要对他们好。